

刘远看世界（二）



Such

这般——刘远眼中的朝鲜

中国时代出版社

版 权 人 刘 远

策 划 王 征
责任编辑 郭子瑞
装帧设计 张 健
图片统筹 远方艺术中心

书 名	这般——刘远眼中的朝鲜
作 者	刘 远
出 版	中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时代出版社
地 址	香港湾仔卢押道20号其康大厦1104室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7
插 页	4页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62-494-104-3
定 价	120.00元



向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 征、马晓霖、张 健、郭子瑞



Such

这般——刘远眼中的朝鲜

观照朝鲜的一次影像突破

博联社总裁 马晓霖

应约写这篇文章是挺难的，因为这是个敏感话题，而约请我的朋友说，正因为敏感，所以找我这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捉刀。如此说来，这本摄影集的定位可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影像选题或集成，而承载了更多的东西。

我曾在新华社负责国际新闻的深度分析与评论报道，随后，又主管两年的大型国际时政双周刊《环球》杂志，前后三年间，朝鲜及朝鲜半岛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更是一个难点，如何客观、准确、全面地报道这个传统友邦，……

坦率地说，朝鲜是当今世界所剩不多的新闻净土之一，任何新闻都足以引人注目，任何文字与图片堪以“稀缺”二字形容，尤其是直观的图像记录。从这个角度说，任何能够从朝鲜带回图片的记录者足以让我们感佩，因为这很不容易。

我曾看过不少反映当代朝鲜的照片，印象最深的首先是我昔日同事——新华社常驻朝鲜记者的作品，数量不大，且中规中矩——不是影像语言或技术层面的规矩，而是政治层面的意蕴，这是知情者都了解、理解和充分体谅的现实。从他们的照片上，朝鲜是一些斑驳、鲜亮的光影，好看，却连缀不起来，光影之后的所有一切要靠你去逻辑推理和想像。

2007年平遥摄影大展期间，凤凰电视台两位老总推出一个朝鲜主题展，那显然是一次庆典活动的记录，宏大的场面，激动的观众，以及场面之外很多标准化、脸谱化形象：体量巨大的纪念建筑、宽广而车少人稀的街道，颜色鲜艳但款式单一的装束，还有美丽的女兵、女警。我在那几十块精致的照片前盘桓许久，试图继续拼接此前没有拼接起来的朝鲜图景，但是，效果不大，我看到的还是一堆美丽的光影，是个表象化且不完整的朝鲜橱窗。

翻看刘远的这组黑白照，虽然失去炫目的色彩，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场面，甚至没有特别近的人物局部特写，却让我眼一亮，心一动，反复翻看、品味和思考。刘远的这组照片仍然无法摆脱时空的局限而成为今日朝鲜的一串快速社会切片，但是，和前面我提到的影像记忆相比，切得更深，切得更实，切到精髓与血脉，让我看到并非色彩绚烂但十分鲜活、丰满、更接近原生态的朝鲜。

在刘远匆忙掠过的镜头中，我第一次如此细致地看到朝鲜农村的景致：整齐的集体农庄，筛土的工人，在冬眠土地上放羊、赶鹅、拾柴的农民，甚至在田间地头摆出的零星货摊，集体靠墙晒太阳的男人，在河沟冰雪上嬉戏的健康儿童，以及那些推着骑着自行车和等待拉运化肥和编织袋的老式卡车。这一切把我带回儿时生活的时空场景，感觉真实而亲切。

同样，刘远的这组照片还让我细微地感触到朝鲜缓慢但不可扭转的开放和改革脉动：城乡流行着几款带帽子的翻毛领羽绒服，不少女性开始烫发或者包起花头巾，巨大的滚梯和宽敞的地铁站，以及悄悄举起的小数码相机……我相信，任何中国人看到这些小场景都能唤醒行走不远的记忆及其负载的美好感觉——这样的朝鲜是真实而充满生命力的，虽然无法和中国发达的城市相比，但是，也绝非西方某些媒体描述或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让人绝望。

刘远作为自由摄影人士，摆脱了官样的约束，其朝鲜组照，补充和完善了我个人对朝鲜的间接视觉印象，提升和丰富了我心目中今日朝鲜的生活内容，因此，这是我掌握的朝鲜影像资料中的一次突破和跃升，弥足珍贵。抛开影像不谈，仅从观照朝鲜真相，研究朝鲜现状和纠正外界对朝鲜的误读而言，刘远的这组照片是有相当价值和意义的。

倘若不信，请回放我们昨日关于自己的那些影像记录。

了解朝鲜

刘 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朝鲜半岛爆发的那场战争，给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父辈那一代有成千上万人唱着“抗美援朝”的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有许多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朝鲜——我们当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天的情况却鲜为人知。

今年春节前，我和太太旅游来到辽宁丹东。站在当年被美军炸毁一半的鸭绿江断桥前，我太太给天津的姨夫打电话，姨夫激动地说：“我们部队当年就是从丹东过的江。你们要是能到朝鲜，看看平壤的大剧院还在不在……”第二天一早，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门前，一位晨练的老人和我太太聊了起来。我太太说她姨夫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位老人说：我也是在朝鲜打过仗的志愿军哪，几次差点死都又活过来了。老人说着撩起了衣襟，肚子上有一道几十公分的伤疤。我太太说：原来你和我姨夫都是最可爱的人哪。

200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早上，我和太太在辽宁丹东火车站登上了前往平壤的国际列车。

丹东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一般情况下十六个人才发团，但是这次报名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因此旅行社将不派领队，让我们自行前往朝鲜，说到新义州朝鲜国际旅行社就会有人到火车上接我们。

丹东和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我们乘坐的国际列车只用了几分钟时间，跨过鸭绿江大桥就进入了朝鲜北方最大的城市新义州。

出发前旅行社的人就告诉我们一些到朝鲜旅游的注意事项，如不许带手机，不许带摄像机，不许带望远镜，不许带电脑，还有许多地方不许拍照及摄像，旅游期间对落后和不好的景物不要拍照，……参观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时不要与士兵打招呼，等等。

列车进入朝鲜新义州后，我们就停止拍照了。画册中几张新义州的图片都是在辽宁丹东时隔着鸭绿江拍摄的。丹东和新义州之间大部分以江为界，但也有不少地方土地相连，国界用铁丝网隔开。还有一些地方连铁丝网也没有，一步就可以跨两国，当地人称之为“一步跨”。有张带有朝鲜字的国界碑图片就是在“一步跨”拍摄的。

列车停在新义州车站，许多穿制服戴大盖帽佩金日成像章的人员上车进行检查。检查非常详细。每个卧铺包厢只能留下一个人，其它人在过道上等候。被检查的人要把携带的所有东西都从身上和箱、包里掏出来接受检查。一位女检查官手持环形探测器对乘客全身进行检测。如有书刊和光盘还要拿到另外的地方进行鉴别。一位男检查官拿起我摄影包里装有28-300mm镜头的佳能1Ds MARK III相机，连忙叫另外几个检查官前来观看，感到有些诧异。我怕引起误会，连忙打开相机的显示屏回放在丹东拍的照片，并让他们试拍了几张。他们确认这只是一台块头较大的照相机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隔壁是几个年轻的朝鲜女孩，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金日成像章，听说是在朝鲜驻北京有关部门的餐厅里工作期满回国的。对她们的检查更为详细。

列车在新义州车站停留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开始向平壤出发。直到列车开动，接我们的人也没有出现，我和太太不禁担心起来：万一到了平壤也没有人接我们，没有手机，语言又不通，可该如何是好？

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姓姜的中国朝鲜族小伙安慰我们说，如果到了平壤还是没有人接，他就先把我们送到酒店，到那里就有电话可以和国内旅行社取得联系了。我和太太连忙对这位好心的小伙一再表示感谢，心里也感到踏实了许多。

新义州距平壤只有220公里，但列车行驶了六个小时才到达。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所幸在平壤火车站终于见到了接待我们的金先生和金小姐。他们说今天的列车还算是正常到达，由于电力不足，列车走走停停，晚点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第二天才能走到呢。

夜幕中的平壤灯光稀少，到处黑黢黢的。但安排我们住宿的羊角岛国际酒店（朝鲜的特级酒店，相当于四星级）里还是灯火明亮，餐厅的女服务员穿着嫩绿色的朝鲜民族服装，象仙女一样，饭菜也比较丰盛。用过晚餐我和太太到酒店负一层转了一圈，有歌舞厅和赌场，但只许外国人进入。

第二天一早，金先生和金小姐就在酒店大堂等着我们，还有一位司机。金小姐开玩笑说，我们三个人陪你们两个人，还有一部专车，你们是我们接待过的待遇最高的“贵宾团”。

我问金先生和金小姐，在朝鲜拍照有没有什么规定？金小姐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金先生补充说，在市区内可以拍，出了市区不要拍。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在吉林参加一个会议时，曾参加过会议主办方组织的朝鲜边境一日游，去的地方是朝鲜北部边境小镇会宁。当时接待我们的也是两个人，一位年轻的导游小姐，一位中年男子。那位先生始终表情严肃，每当有人想拍照街道或行人时，都会严厉地加以制止。在参观过程中，女导游在前带路，那位先生负责断后，不停地催促后面的人紧跟队伍，生怕走散了。如今接待我们的金先生要和善的多了，有时我在城郊结合部抓拍他也不干预，倒是我太太怕惹麻烦经常提醒我“不要拍”，气得我直想和太太翻脸，而金先生和金小姐看着我跟太太起急的样子忍不住想笑，把我太太也逗乐了。

这次去朝鲜，感觉比十一年前已经宽松了许多，街道上见到有人摆摊了。我们在开城冷面馆吃饭时，一进大院，见到有许多老百姓也在里面，金先生催促我们赶快进房间，等我们脱了鞋进了房间，他才放心地和金小姐去别处用餐了。有一次在金日成故居，没有军人或值勤人员警戒，我们和几位也是前来参观的朝鲜妇女接近。先是我太太给他们集体拍照，接下来我们又和她们一起合影留念，分手后她们已经走了很远，还和我们互相挥手致意。她们身穿薄纱做的朝鲜民族服装，色彩艳丽，走起路来宛如行云流水一般。

平壤大街上车辆不多，不存在塞车问题，也没有红绿灯，地面上用白漆画个圆圈就是交通岗，站在白圆圈里指挥交通的交警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穿上湖蓝色的制服更显俊俏，成为平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平壤的地铁建在100多米深的地下，据说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地铁站高大宽敞，周围是巨型壁画。平壤的凯旋门比巴黎的凯旋门还要高出10米。

位于妙香山的国际友谊馆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友人赠送礼品的陈列馆，里面既有普通的工艺品，也有着许多稀世珍宝，琳琅满目。一间间高大的陈列室都修建在山洞里，建筑面积有七万平方米，迂回曲折，像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用了近两个小时时间才参观了其中的一部分，大饱眼福，遗憾的是里面不让拍照。这种把国家领导人所接受的礼品展示出来让老百姓共同欣赏的做法我觉得值得推广。

朝鲜的很多公共场所都悬挂着金日成主席（有时还有金正日书记）的画像。在城市里和大部分村庄，经常可以看到白色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那都是纪念金日成主席的“永生塔”。很多人特别是军人和工作人员，胸前都佩戴着金日成像章。

朝鲜的社会治安很好，不用担心被偷，更不会被抢。

朝鲜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住房免费，但工资很低。我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在阅览室里从《朝鲜画报》上看到朝鲜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心里是多么羡慕啊。

朝鲜没有乞丐，贫富差距不大，人人有事做，有饭吃，有房住，不用为上学、看病、养老发愁，过着低收入、低消费、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给我的感觉，好像相当于我们国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我很想了解朝鲜农村的情况。金小姐告诉我说，朝鲜农村实行的是合作农场制度，农场成员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农村住房也是统一建造，按人口分配。

农村集体劳动的场面我在当年下乡插队时曾亲身经历过，这次在朝鲜看到田野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干活，地里还插着许多写有标语的红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在我们就要离开平壤的时候，在火车站又见到了那位热心的中国朝鲜族小伙小姜，他是特意到车站给我们送行的。他还送给我们一个朝鲜工艺品小花篮，他说是她媳妇买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小姜在平壤留过几年学，媳妇是朝鲜姑娘，就住在平壤。小姜在平壤经营着一家中朝合资公司，经常来往于两国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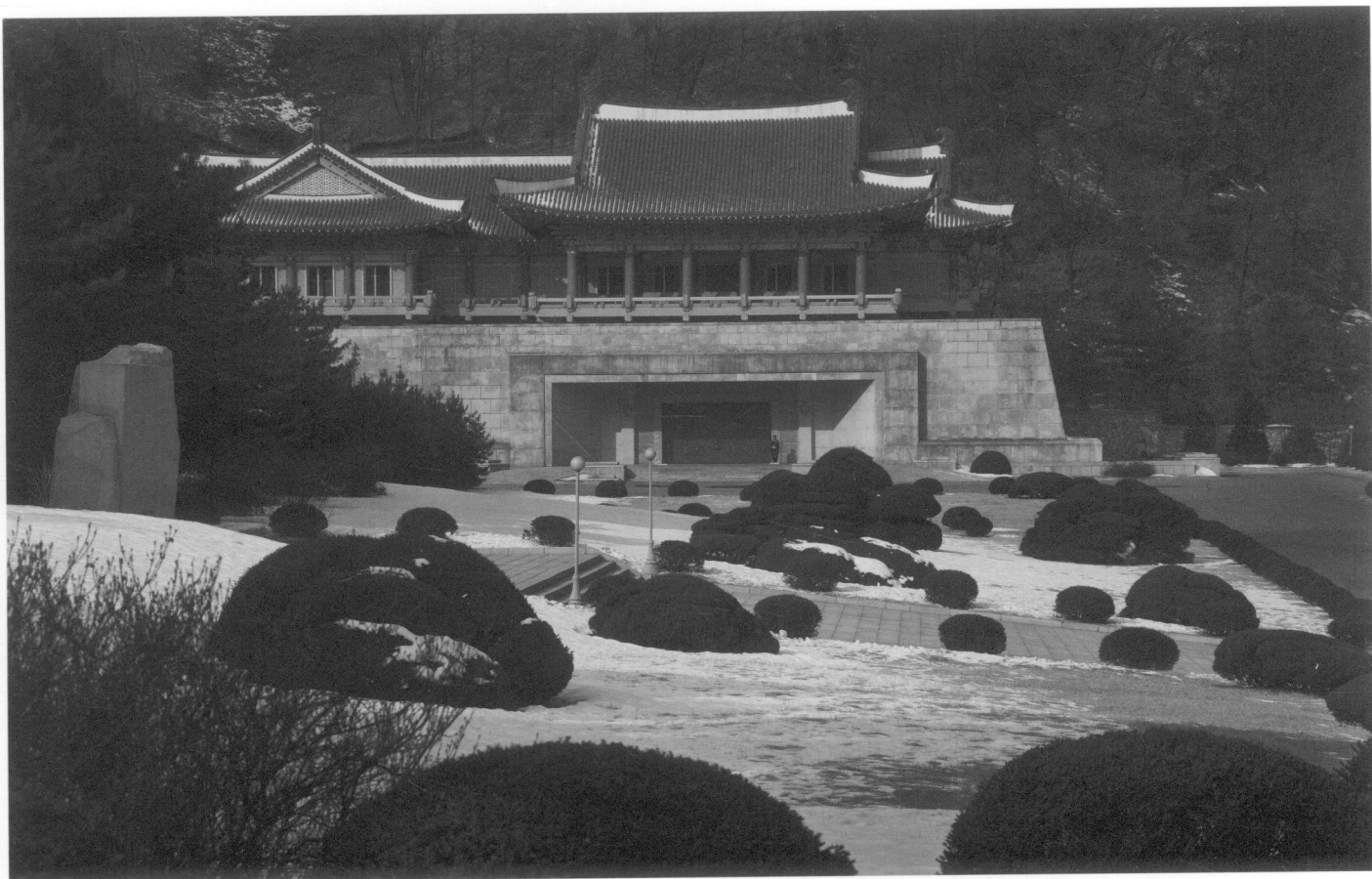
列车缓缓开动了，我和太太望着小姜越来越远的身影，默默地祝福他和他的朝鲜媳妇永远幸福，也祝愿朝鲜人民越来越幸福。

I

记述朝鲜的文化
也许只能切取朝鲜人与文化空间的某种片断



妙香山 国际友谊陈列馆



妙香山 国际友谊陈列馆



妙香山 普賢寺



平壤 祖国解放战争纪念广场





平壤

近处为停泊在大同江上的被缴获的美国间谍船，远处为平壤居民在结了冰的江面上凿冰捕鱼。

